

[法] 皮埃尔·雷 / 著
陈筱卿 / 译

血手浴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序 言

火车驶出弯道。罗兰猛力攥住制动闸。他那紧握制动杆的手和脊柱感觉出这个 750 吨的庞然大物在颤动。

“你今晚来我们家吗？”吕西亚诺问道。

罗兰一点点地拉下操纵杆，减缓火车头的冲力。

“我倒是很想去，不过……她漂亮吗？”

“你说什么呀，她是我母亲！”

“可你母亲从不离开洛桑的呀。”

“我在苏黎世过渡的时候，她有时也来看我。”

“继续减速……”

机车在呼哧呼哧地慢慢滑动。开车以来，第一次两条平行钢轨不再分分合合：到站了。罗兰的手始终握着操纵杆，习以为常地看着水泥站台上渐渐聚满小车、行李和旅客。列车一进站，旅客们便熙熙攘攘，拥来挤去的。

“他们干嘛呀？”

“谁呀？”

“瞧他们那副尊容！”

火车头在离车档一百来米处逐渐停下。奇怪的是，站台上的人表情奇特，目光全都盯着罗兰和吕西亚诺。随着火车头缓缓滑动，众人慢慢地扭着头，眼露惊诧，一脸厌恶的表情。

“喂，”吕西亚诺不安地问，“我脸上粘了西红柿酱还是怎么啦？”

“我呢？”罗兰也在问。

列车以每小时 10 公里的速度驶进车站玻璃棚，旅客们簇拥在

自己的行李车前。

“日内瓦到苏黎世的 127 次列车进站了……请往后站！”车站的 10 个喇叭播出同一个男音，声音嗡嗡地响着。

罗兰看见一位身穿绿衣的胖女人掉了坤包，但却没弯腰去捡，反而用指头指着她，另一只手捂着下巴，一脸惊吓。

“他妈的！什么意思？”罗兰心里很不舒服，骂了一句。

到处可见这同样惊诧的表情。还有点情况本也能引起两位司机的警觉的，就是火车经过时，周围顿时一片寂静。通常，列车进站，金属声、碰撞声、嘈杂声交织在一起。可眼下，却是寂静一片，只见人群在静静地往后退去，眼睛睁得大大的。

“刹车……”

罗兰拉紧闸。车头刚刚到车档顶端。吕西亚诺切断电源。月台上，没有走动。两名职工低声商量了一下。矮点的那位向站长室跑去。另一位，罗兰以前见过，他攀上车头，进了驾驶室。他尴尬地看了看吕西亚诺，又看看罗兰，一言不发。然后，他清了清嗓子。

“你们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什么呀？”罗兰没好气地反问。

“什么什么呀？”那位职工很惊奇。

“说干脆点，别吞吞吐吐的！”吕西亚诺吼道。“我不想猜谜！”

“跟我来！”

月台上，没有人吱声。只听见一辆老式蒸汽机车在车库铁轨上呼哧地喘着。吕西亚诺和罗兰纵身跳到月台上，站到他们偏爱叫做“玛格丽特”的车头前才恍然大悟。

车头护板上，有一截齐腹股沟截下的断腿，像是被一位促狭的装潢专家巧妙地放置在上面的。在那大概是截断骨头的地方，隐约可见暗红色的血迹。罗兰怪诞的寻思，这是一条上等人的腿。也许是那高级黑皮鞋和配合得体的丝袜使他产生如此的想法？再仔细

序 言

一看，只见一条细细的鲜血在袜子上流着，流到鞋上，在“玛格丽特”的护板上积成一滩暗褐色的血迹。

此时此刻，罗兰及其他所有的目击者都在想象着，这滩血将以惊人的速度传开。一场腥风血雨的厮杀即将开始。

第一章

苏黎世快车

莫蒂·奥普兰在妻子面前，总是畏畏缩缩的。妻子朱迪思令他望而生畏。她嘴角有一条苦涩的线条，含着讥讽，怎么化妆都盖不住。她那粗嗓门让莫蒂听了简直受不了，然而更令人可怕的是她的沉默不语，其中满含着轻蔑或哀求。她总嚷嚷偏头疼，叫人只好事事都顺从她。

几年来，莫蒂与妻子分室而居，从未有过夫妻生活，甚至都没说过知心话，所以他俩之间无话可谈，只是重复几个常用的字，什么“偏头疼”呀，“可笑”呀，“付钱”呀，“多少”呀。但是二人结合之初，莫蒂也曾希望朱迪思能对自己的事业和成功感到兴趣。可是没有！他明白了，她一心盼着他倒霉，对他的成功从不赞许，仿佛那是自然而然的事。久而久之，两人之间便产生了一种无言的仇视，各怀鬼胎。朱迪思除了脸上的表情而外，也不愿再抱怨了，而莫蒂在事业有成之时，也守口如瓶，免得被朱迪思轻蔑地贬得一钱不值。四年前，当莫蒂成为纽约的一名十分有名的金融律师时，他几乎要向妻子一吐其心中的喜悦，因为他受雇处理“帮会”的某些事务。可他正欲开口之时，突感不妙，立即住口。不管怎么说，将到手的这笔新财源丝毫不会改变——哪怕是暂时——朱迪思的生活。她的衣橱里挂满裘服，抽屉里满是首饰，仿佛这无数的馈赠能补偿夫妇之间无言相对的痛苦，能为沉默寡言的夫妻之间架起一座摇摇欲坠的桥。

自清早起，她已经在点燃第二十支香烟了。她把火柴扔进还未动过早餐托盘上的咖啡杯中。莫蒂在锁他的轻便手提箱，朱迪思问

他：

“你要走？”

“是的。”

“可你刚从欧洲回来！天哪，头好疼。”

“吃几片药吧。”

“你去哪儿？”

莫蒂一时语塞，抬起身走：她可从来没问过他这类问题，她一直装着对他的一切无动于衷。他差点儿要说：“这关你啥事？”但终于没有说出口，而只是嘟囔着：

“去纳索。”

莫蒂不安地寻着妻子的目光，看到她眼里流露的只是通常的那种厌倦的表情，心里便踏实了。

他嘲讽地提议道：

“如果你能在 5 分钟内准备好，我就带你一起去。”

“真可笑。我偏头疼。”

她哪里能想得到！她没有看到他是如何发迹的，她一直把他视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可怜的小律师，以为他还是从前那个求人收留当实习律师的他哩！她还以为他是个被她阉割了的无用的男人哩！即使他向她道出真情，她难道能想象得出他眼下正要做的大事吗？他咳嗽一声。

“好吧，那……”

他俯身想与她吻别，但立刻又改变了主意……

“我得走了……”

在决定与结婚 20 年的妻子分手时，她没有丝毫恋恋不舍之情，就像是当天晚上会回家吃晚饭一样的平静自如。他与朱迪思没有生儿育女，这使他突然一阵轻松舒畅；他俩没有筑起什么，也就没有摧毁什么了。他就这样离开她，充其量只给她留下了自己的一

部分，留下了他身体中的一滴，他一想起来就觉得他早该鼓足勇气弃家而去。远走高飞，同另一个女人，潜往一处世界上无人知晓的梦幻之地。而他，莫蒂·奥普兰，将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人，富得世上从来没人比得上他，富得连最想入非非的人也想像不出。他拎着手提箱，走近门口，只听见她冲他喊道：

“莫蒂！你顺便叫玛格丽特替我把水和药片拿来。”

他点了点头，本想从她嘴里听到的最后一个字真的是“药片”。他转过身去；他没有看到他在笑；他将永远不会再见她了。

小飞机在翻第三个筋斗了。它朝着契阿维纳市的那条大道俯冲而下，并以其为轴心，轰鸣着掠过一片片赭石色屋顶，复又从教堂钟楼左边升空。小城的居民倾巢而出，抬头望天，只见无数的小纸片在空中飘飘撒撒，像枯叶似的落在街道上、车顶上、阳台上以及流动摊贩的五彩遮阳伞上。时值中午，又逢周四——每周一次的集市，街上挤满了人，从南边不远处的科姆湖吹来四月的春风，姑娘们都换上了从箱底里找出的薄裙。

有两三个小男孩拾起了他们原以为是广告的纸片，困惑地看起来看去，又互相以目探问，简直不敢相信竟有此事。还是面包铺老板的儿子、一个12岁的小家伙机灵，说出了众人都看见而没敢说的一个字。然后撒腿便朝父亲的面包铺跑去，手里攥着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把钱，捂住胸口，冲着父母上气不接下气地边跑边喊。他父母听见飞机的轰鸣，已经跑到店门口来张望了。

“爸爸！妈妈！快看！钱！快来呀！天上在掉钱！”

于是乎，连最不轻信，最不屑一顾的人也像触了电似的。人人都朝着阻塞在街上的汽车冲去，伸手去够这意外之物，弄得司机刹车，吼骂；大人们在拼命地朝不要命的小孩喊叫；威胁声、斥责声、鼓励声，交杂在一起，简直乱成了一锅粥。这时，小飞机又轰鸣着飞

了回来，旋即又飞了开去。“奇迹！奇迹！”几个老妪划着十字念叨着。真是第二次吗哪^①！一群由哥哥姐姐看着的小孩想爬到树上，去拾捡落在嫩叶上的纸币。落下的是瑞士国民银行的崭新的淡紫色钞票，每张10元至50元不等。抢钱的人越聚越多，你争我夺，互不相让。

蕾纳塔将飞机拉起，哈哈大笑：从上面看去，下面像个鸡窝，鸡疯了似的在啄这意外的“谷粒”。

“你真恶心！”库尔特为了盖过马达轰鸣声和风的呼啸声，冲蕾纳塔赌气地高声叫喊。

蕾纳塔放开操纵杆，用手猛然关好有机玻璃驾驶舱，吓了库尔特一大跳。飞机突然打偏，又引得蕾纳塔一阵大笑。她斜眼看了看库尔特说：

“看你还敢跟我顶！”

机下，一座翠绿的小山谷，山腰上点缀着墨绿的松柏。

“坐好，我要俯冲了！”蕾纳塔说。

“蕾纳塔！”库尔特在吼叫。

小飞机像块石头似地向着蕾纳塔认作目标的牛群冲下，几乎要擦着牛背，吓着它们四散奔逃，两只大狼狗跟在后面汪汪直叫。飞机转瞬间又爬高了，库尔特已经看见牧人在朝着他们挥动拳头。他尽量心平气和地问：

“你想向我证明什么？”

飞机在被风吹散的片片薄云间穿过。这时，蕾纳塔表情稍许严肃了。

“我想向你证明，一路上，你错了，你不诚实，不敢说出你的真实想法。我撒钱时，他们的德性你都看见了吧？你不是说没人会捡

^①《圣经》中所说古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里所获的神赐食物。

钱吗？不是说这是腐败不堪吗？不是说我在污蔑劳动人民吗？到底谁对了？”

库尔特缩在坐椅里，假装没听见。他有点想吐。他也害怕如果顶撞她的话，她会疯狂地驾机玩命，弄个机毁人亡。蕾纳塔争强好胜，危险的时刻，千万别与她较真。库尔特永远不会忘记那件可怕的事。有一天，他请她一起去参加同事的生日晚宴，她对着他的耳朵稍稍说：“我旁边这人是个讨厌的家伙！我真想把我盘子里的面条倒在他的衬衣上！”不知是漫不经心还是不太谨慎，库尔特说了一句“你敢！”哗啦一声，西红柿酱、干酪糜和面条泼在了他同班同学的衬衣上。

“你怎么不说话？”

蕾纳塔为了治他，突然垂直机身，弄得库尔特喘不上气来，背紧贴坐椅，与地平线成了平行线。旋即，飞机又垂直俯冲而下，且横滚两三次，弄得天旋地转。库尔特头朝下，直往上冲。

“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钱臭不可闻，下面的人不会像狗似的去扑它的！”

库尔特紧咬着牙，以保持镇静。如果这个疯女人不把飞机撞碎的话，他还有一线希望活着回到他们的出发地点——苏黎世。再过三天，也就是4月26日，他俩将在苏黎世举行婚礼。

说实在的，扎莎·芬尼不明白为什么路上没有制片人找她，让她签订终生主演合同，因为她的确是完美无缺。她面部皮肤光滑细腻，没有丝毫瑕疵和皱纹，一副碧眼透着灵气，她认为既神秘又无与伦比。她光着身子站在穿衣镜前，正面、侧身端详良久之后，又拉开一扇橱门，好看着自己的背部。她腰细臀宽，比例协调，晒成褐色的肌肤光滑如缎；脚脖秀美，两腿细长。扎莎·芬尼越看心中越喜，激动得两眼闪着泪花。她又在思忖，与那个男人搞在一起是否合

算，他虽让她魔术般地满地生金，但他却又矮又平庸无能。她是半年前奇特地与他邂逅相遇的……扎莎·芬尼不仅对自己的容貌沾沾自喜，而且还一心想当演员。她深信，无论是在银幕上还是在舞台上，她都能随心所欲地让观众或哭或笑，通过她的维妙维肖的模仿和强烈的感情，让观众为之倾倒。

必须有个良好开端。她起先为芦笋罐头拍照做广告。摄影师同她睡过觉之后，又拍了些黄色照片。他发誓说，这些照片永远藏在抽屉里。三个月后，她发现这些照片被登在一家淫秽杂志上，她感到十分自豪，同时，她明白只要自己假装气忿，是能从这种背信弃义之中得到好处的。一个很小的丑闻可以引发一个大的丑闻，而只要运气不错，必定产生连锁反应，起到很大的广告作用。于是，她便向一位女友打听本城最好的律师的住址，决心充分利用这“背信罪”。

她来到莫蒂·奥普兰的事务所。一名满脸怒气的实习生冲她嚷道，“不知道老板在哪里”。她又跑了两趟。第三次，她正跟那个实习生说话，一个矮男人插了进来。他其貌不扬，走在街上不会有女人注意他，除非他背上插把刀，或者胸前写着他家产的数目在大街上闲逛。令扎莎·芬尼惊讶不已的是，实习生对矮男人毕恭毕敬，卑怯地笑着说：“奥普兰先生将亲自处理你的事。”就这样，他俩认识了。她很快便发现，此人外表瘦小，但却极其慷慨大方，每每做爱之后，他总是厚礼相赠。那时，扎莎住在一间破屋子里，因为拖欠房租，常被威胁要扫地出门。她的全部家当是一只廉价手提箱、一条高级礼服裙、一套运动服和一只化妆盒。

莫蒂·奥普兰的慷慨使她心花怒放，可他的搂抱却令她失望，有气无力的，而他却感快乐惬意。自从替她在沃尔多夫旅馆找了间豪华套间，可以随心所欲地想要什么就要什么起，每次他来，她都满足地他那短暂而粗鲁的要求。一周之内，她的衣橱已满得令明星

们都望尘莫及。然后，为了考验她的情人，为了验证他对她的感情是否牢靠，她又向他要珠宝首饰。他有求必应，甚至给的比她想要的还多。他对她的要求毫不在乎，甚至不用她开口，他很高兴满足她的欲望。作为回报，他只要求她参加一些令她厌倦得要死的、没完没了的晚会。

有时候，他抓起她的手——尤其在众人面前，紧紧握住，贪婪地欣赏个没完。扎莎真觉得无地自容。

他很少跟她谈自己的业务，只是一个劲儿地送她钱和礼物。直到一个月前的一天，他让她摸不着头脑地对她说：“我真想咱俩一起生活，只有你我二人。你答应吗？”扎莎知道他已经结婚，一想到要长年累月地同他卿卿我我，不觉厌恶地一颤。她立刻去找摄影师吉米求教，商量如何是好。扎莎仍不时地与吉米幽会，而且吉米也不太推让地接受她许给他的“津贴”。吉米费了好大劲儿才使扎莎明白与奥普兰相好的益处，但是他也很奇怪，像奥普兰这么精明的人怎么会恋上扎莎这种自我欣赏、涂脂抹粉的蠢货呢。像她这种女人他每天在自己的摄影室里总要见上十个八个的。但是，正像那些只知道卖淫挣钱来得快的小婊子一样，扎莎也是目光短浅的女人。

吉米的回答如果没有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话，起码让她大吃一惊。

“你所说的那家伙可是个人物，‘帮会’的所有棘手业务都是他处理的！”

扎莎放声大笑：莫蒂会是强盗！然而，她竭力在不断地用吉米的眼光来看待奥普兰。头天晚上，事情发展很快。莫蒂又一次急切地向她提出了一个月前提过的问题：“你答应吗？”

听了吉米的劝告，扎莎终于答应了。她拉开玻璃窗的窗帘，漫不经心地向街上看去，只见旅游者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流动。她早就梦想纳索，一睹海湾大街的风采；现在，她已置身其境，但却厌

烦得要死。莫蒂还得一小时回来。他们的飞机票已经买好了，但去哪儿他却没告诉她。“到了咱们去的那地方，你会像个王后。你想要什么我马上就给你弄到！”扎莎没好气地答道：“要头大象呢？”莫蒂调皮地回答她说：“我想，你是说要一头很大的金象吧！”扎莎有点烦躁，回到浴室，为了提提神，心里盘算着还有多少天，才能捞莫蒂一大笔之后逃走，去找吉米。

同莫蒂在一起时最让她恶心的是，他并不一个劲儿地与她做爱，而偏偏要抓起她的手，等着她最讨厌、最腻歪的事：缠绵缱绻。

军车运送部队，开出日内瓦、尼翁、莫尔热、洛桑、弗里堡、伯尔尼、卢塞恩、楚格和苏黎世。任务是搜索道路两旁10米内的草地树丛。瑞士警方和军方一致认为，一具尸体，即使截去右腿，也有可能扰乱瑞士秀丽的田野。警方进行调查，军方提供兵力。他们得到命令：必须把尸体找到。夜幕降临之际，军官们命令打开探照灯。

在日内瓦至苏黎世快机车头护板上发现的断腿已经使调查人员感到神秘莫测了。断腿皮鞋上有纽约“比亚斯卡鞋店”的商标。苏黎世警方立即用电话通知美国。美国警方立即着手调查。运气不错，很快便查明店主的身分。在断腿裤子口袋里，除了一沓5千美元的钞票外，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一张在苏黎世检过票的车票。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这条断腿是怎么进入苏黎世车站的，它本该同它的主人的脑袋及身体其它部分一道来到日内瓦的呀。

义塔洛·沃尔波纳端坐在维托里奥·皮苏和莫什·尤岱尔曼中间，打量着坐在会议桌旁的11个人。他现在坐在他哥哥的座位上，镇静而威严，微闭的眼皮下的两颗咄咄逼人的黑眼珠在不停地转动。说话的声音却让他担心。那声音本该是铿锵有力的，可是，只有在他威胁恐吓人的时候，才能达到应有的力度。

他挺了挺身子，以便更像那个他装扮的人物。他强迫手指不再敲打大号金笔，眼珠也不再转个不停。

为此，他将两个指头伸进外衣贴胸口的兜里，摸摸他从不离身的52张扑克牌，以便心里踏实些。扑克牌对他来说有两种功用。一为赌钱用——他嗜赌如命，不赌便活不了——二能算命，能知自己交好运不是恶运，每逢外出旅行时，也随身带着一套微型输盘赌具。只要在赌盘前一坐，就没有白天黑夜之分，时间似乎停滞不前了，脑子里装的尽是钱数。他的最高纪录是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私人赌场里赌了3天4夜。强烈的光线照在墨绿的赌台上。几名侍者按时给他送上食物和饮料，他机械地吃着，最后离开赌桌时，他伸了个懒腰，活动一下筋骨。瘫倒在化纤地毯上，睡得很死，被别人抬到他的房间里。他一直睡了14个钟头才醒。

义塔洛手指仍摸着扑克牌说：

“我们的朋友，你们的代表奥普兰眼下已抵达苏黎世。一切都挺顺利。这儿有一封。让戈的电报，是我刚收到的。”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片揉绉了的纸，他看了都有上百次了，最后才决定照他哥哥的教导办：召集大家，宣布消息。

艾托尔·加贝洛蒂看了一眼电报，一句话也没说，便把它递西莫纳·费罗，后者又把电报传给约塞夫·多托。当加米纳·克里迈洛、维托里奥·皮苏、昂吉罗·巴尔巴、文森特·布品托尔、托马斯·迈尔塔、阿尔多·阿马菲、卡尔洛·巴达莱托和弗朗基·萨巴蒂尼等人在传看电报的时候，义塔洛寻思，自己是在面对一次历史事件：经过20年的冷战和残杀之后，“帮会”中的两个最大的家族——加贝洛蒂家族和沃尔波纳家族——在友好相见。他用目光扫视每一个人，看到的是掩饰不住的喜悦，转瞬间，一个个又恢复了冷峻木然的表情。电报经过众人之手，最后又放回义塔洛的面前。

“还有什么吗？”卡尔洛·巴达莱托傲慢地问。

卡尔洛憎恨义塔洛，从不放过向他挑战的机会。5年前，当义塔洛从伦敦回来的时候，巴达莱托还是沃尔波纳家族之一员。一见面，他便嘲讽地问义塔洛：“回来啦，斯珀朗扎里图？”他被义塔洛用头猛地一撞，下巴两处骨折，两颗门牙撞碎。至今义塔洛脑门上还留着巴达莱托的一颗牙印。

“斯珀朗扎里图”是西西里人用来蔑视地称呼逃到外国去的孩子的。而义塔洛之被迫逃亡伦敦两年，出于其兄的旨意。纽约与西海岸的众家老大无人不知，其兄让戈·沃尔波纳是家族的头领，稍一瞪眼，众人无不服服贴贴，他的弟弟也不敢违抗他的命令。

“没有了。”义塔洛逼视着巴达莱托说。

他很想让众人像崇敬其兄长一样地崇敬他。他哥哥是众人崇敬的偶像。义塔洛确实也很威严，但其兄让戈则不然。人人都尊敬他。他表面温良，脸上总带着和善坦诚的笑，出来左右他人，而骨子里却贪婪、无情。义塔洛恰恰相反，说炸就炸，常无端冒火。他嗜杀成性，不管因私情还是金钱，说杀就杀。他不善言辞，感情用事，一句话不对劲，马上拳脚相加，所以，尽管仰仗其兄的地位，但仍旧只能当个小打手而已。“帮会”的头头脑脑们对他的鲁莽及其凶暴的方式的很不放心。现在已不是“出大王”的时代了，不是凶杀少了，而手法更加巧妙，更加隐蔽，都是由中间人雇佣杀手去干，而杀手们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和为了谁去履行合同。所以，调查人员根本查不出死者被谁所害；死者及其刽子手之间看不出任何瓜葛和恩怨。惨案的所有指使者都披着一个合法商人的外衣，在美国税务机关、警方和商业竞争的掩护下，进行着交易。今天，各家族的投资都以跨国公司的名义进行，分公司、子公司遍布各地，由许多法学家在管理，所以，他们敢杀人越货、巧取豪夺、无所不为，干得干净利索，天衣无缝，毒品走私的利润，经过神奇秘密地周转，被用来建造一家残疾儿童医院的事也确实不算稀奇。而医院落成之际，本市所

有官员全部出席，当局祝贺，政府致谢，市民感激，闹得热火朝天。让戈·沃尔波纳就是这么干的。他的智囊团由高等国际法大学的精英组成，他高价聘用每届毕业班的尖子，把这看成是对自己直到18岁还目不识丁的一种补偿。当人们看到导致建立这笔巨大的财富的秘密流通网络结果时，不得不叹服，不得不承认办法妙极了。

这时沃尔波纳的军师莫什·尤岱尔曼开言道：

“行动的第一阶段结束了。用不了3个月，我们的钱就会清清白白的。”

尤岱尔曼来自纽约贫民区——布朗克斯区。他靠在市场上偷蔬菜并同街上的小流氓们一起玩吃角子机读完了大学。他天生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能耐：比任何中央银行的最诡计多端的总裁都要技高一筹，反应更快，效率更高。如同别人生来就有蓝眼睛似的，他对数字有特别的天赋，无师自通，随手拈来。除此之外，他诡计多端。任何资料，哪怕是一团乱麻，用不了5分钟，他便理个一清二楚。他能立即找出其中的漏洞、小毛病。他可以利用上面缺个标点，使自己合理合法地不信守承诺，而对方还想不到去怀疑他欺诈和不老实。他的脑子胜过计算机，对“委员会”所属的各对手家族的利润情况了如指掌。该“委员会”是11家“大家族”的最高一级联盟，控制着全世界的走私活动，让戈·沃尔波纳在其中举足轻重。让戈与自己人经过斗争才使尤岱尔曼终于成为其家族的一员。那些掌握大权的坚定的西西里人很难接受一个犹太人到自己中间来。他们坚定不移地遵循当地的代代相传的传统，对所有非其部落的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猜疑，他们把爱尔兰人、黑人、犹太人、支那人以及新教徒都看成一路货色。开始时，莫什·尤岱尔曼尽量不引人注目，别人不问，他不表态，从不说赞成谁，也不说任何人不好，他像大家逐渐习以为常的一件家具似的呆在那儿，但大都知道，需要他时，他必定在侍候着。他目光非常敏锐，很清楚某些家族不成文的

规矩陈腐过时，他非常聪明，并不道破，他将圣·方济各^①的箴言始终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别试图改变世界，而应改换门庭。”可是他又不想这么干。他闯进的这个秘密世界是唯一能满足其权欲、智谋的地方。他依靠自己会计和管理才能心想事成。

当各家族为了无谓的权威问题杀得不可开交时，他不仅能够保全了性命，而且占据了显要地位，甚至最高“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没有谁想到过与他争个高低。这一切全仰仗了让戈。后者在他不名一文、穷困潦倒之时搭救了他，但让戈·沃尔波纳也幸亏有了尤岱尔曼才威名大震，巩固了地位。从此，他成了“大管家”，可以插手“帮会”各部门的活动，使之成为处理棘手问题的裁判。在履行这些职责的同时，莫什·尤岱尔曼并没忘了积敛个人财富，他通过公款私存、并趁人之危利用他那贪婪的嗅觉从交易所、赌场、吃角子机、食品业、运输业、服装业、餐饮业、酒吧酒店、不动产、自动售货机、地下酒厂、彩票、大型拳击比赛、讹诈、商利贷和拉皮条，使其个人财富逐日猛增。他深知狮子只有喂饱了才不咬人，所以一开始，他就小心侍候其雇主，第二步，获得了一定的行动自由之后，他便在巩固自己的财富基础。

让戈就是根据他的建议才同意与他视为头号对手的艾托尔·加贝洛蒂联手的——谁知能维持多久？——莫什朝艾托尔·加贝洛蒂偷偷地瞥了一眼。艾托尔长着一副古罗马气质的脸庞，眼睛下坠着眼袋。他经常用他双眼袋掩饰其威严和敏锐。他体重120多公斤，故意装出一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样子，却常常暴跳如雷，

^①圣·方济各(约1182—1226年)——又译法兰西斯。天主教圣·方济各会创始人。出身于意大利阿西西城的一个呢绒商家庭。1202年在与佩鲁贾城作战中被俘。一年后获释。1205年起改过清苦生活。后又宣讲所谓“清贫福音”，收纳信徒(互称小兄弟)，并为之规定生活准则，建立方济各会，1210年获教皇英诺森三世认可。1212年帮助创立方济各第二会(女修会)。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于1219年抵埃及，后又朝拜圣城耶路撒冷。1221年、1223年，两度修订会规。死后被教皇尊为“圣徒”。